

總編輯：余光中

臺灣

一九七〇～一九八九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戲劇卷《貳》

主編：黃美序

九歌出版社

總編輯：余光中

臺灣

一九七〇—一九八九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戲劇卷《貳》

主編：黃美序

九歌出版社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臺灣1970—1989》

戲劇卷《貳》

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 1970-1989
Drama Vol. 2

總編輯／余光中
編輯委員／黃美序 張默 張曉風 齊邦媛 李瑞騰
胡耀恆 白靈 陳幸慧 鄧清文 蕭蕭
貢敏 向陽 吳鳴 張大春 呂正惠
封面題字／臺靜農
發行人／蔡文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560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臺北市郵政36-445號信箱
電話／(02)7526564・7817716
郵政劃撥／0112295-1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印刷所／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8號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臺北市松江路206號8樓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定價／平裝新臺幣260元
精裝新臺幣320元

目次

編輯體例	①
總序·余光中	(1)
戲劇卷序·黃美序	三

第一冊

張曉風《自烹》	二九
馬 森《花與劍》	一〇七
金士傑《荷珠新配》	一三七
閻振瀛《黑與白》	一九九
王波影《世紀的對話》	二七三

第二冊

賴聲川《暗戀桃花源》	三五五
王友輝《白鷺鷥》	四六九
黃美序《空氣故事》	五四一
姚一葦《馬兜騷》	六一七
丁洪哲《龍宮傳奇》	七〇一
附錄一：《中華戲劇集》劇目	七六九
附錄二：文化建設委員會刊印《戲劇叢書》劇目	七七八
附錄三：教育部刊印《話劇叢書》及得獎作品專輯劇目	七八二
附錄四：兒童劇集劇目	七八六
附錄五：歷屆實驗劇展參展劇目	七九一

賴聲川作品



賴聲川小傳

賴聲川，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生，江西會昌人，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戲劇藝術博士，現任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主任，表演工作坊藝術總監。著有戲劇集《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摘星》、《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暗戀桃花源》、《圓環物語》、《西遊記》、《回頭是彼岸》等。曾獲國家文藝獎、臺北東區扶輪社傑出表演藝術獎、美國加州大學艾斯納最高藝術成就獎。

暗戀桃花源

編劇：賴聲川規畫完成的集體即興創作。

參與創作之演員：

金士傑 丁乃竺 金士會 管 管 施心慧

李立羣 劉靜敏 顧寶明 陳玉慧 游安順 蘇宛玲

首演：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臺北市國立藝術館

人物：江濱柳／飾江濱柳的演員

雲之凡／飾雲之凡的演員

江太太／飾江太太的演員

護士／飾護士的演員

《暗戀》導演

老陶／飾老陶的演員

春花

飾春花及白袍女子的演員

白袍女子

袁老闆

飾袁老闆及白袍男子的演員

白袍男子

順子

陌生女子

工作人員

劇場管理員

閱讀導言

《暗戀桃花源》是一部複雜的舞臺作品，尤其是劇中人物多數都擁有兩種以上的身分，也就是《暗戀》或《桃花源》戲中戲的角色，如「江濱柳」、「雲之凡」、「老陶」、「春花」等，以及戲中戲之外的演員身分。因此當舞臺上不是進行戲中戲時，戲外之身分則用「飾袁老闆的演員」來代表，而事實上「飾袁老闆的演員」與「袁老闆」是同一個人物的兩種不同身分。

以「袁老闆」和「春花」而言，又多一個身分，就是《桃花源》中的「白袍男子」和「白袍女子」。劇中絕對要求由同一個演員擔任這兩個不同的兩個角色，也就是說「春花」和「白袍女子」必須是同一個演員飾的，因此這兩個演員在《暗戀桃花源》中有三種身分，讀者閱讀時請注意。

所省略之場次，以及首演時之劇照，可見皇冠出版社所出版之《暗戀桃花源》（賴聲川舞臺作品集第二集）。

1

· 從劇場的黑暗中傳出江濱柳高唱〈追尋〉一曲的聲音。

江濱柳 (唱) 「你是晴空的流雲、

你是子夜的流星……」

(幕起、燈光漸漸亮起、舞臺背景是抗戰後的上海夜景。夜深，但大都會的燈在背景中微微閃動)

(江濱柳和雲之凡這一對年輕的情侶坐在舞臺前方一組外灘公園的鞦韆上，輕輕的搖盪。江濱柳穿著四〇年代的西裝，雲之凡留著兩條辮子)

(他們在這一場戲中的表演帶著傳統式話劇表演方式的韻味)

江濱柳 (續唱) 「一片深情緊緊鎖著我的心、

一線光明照耀著我的心……」

(雲之凡由自己的位置上緩緩的起身，走近江濱柳，江繼續唱著歌)

雲之凡 (望著周遭的景致) 好安靜。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安靜的上海。感覺上，整個上

海只剩下我們兩個人。

剛剛那一場雨下得真舒服。（坐回自己的位置，輕盪著鞦韆）空氣裏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味道。

江濱柳

（續唱）「我那能忍得住喲、

我那能再等待喲……」

雲之凡

（向前指）濱柳，你看那水裏的燈——好好看。

江濱柳

（停止一直在哼著的歌、細看）好像圖畫一樣。

雲之凡

好像一切都停止了。

江濱柳

（望著雲）妳喜歡看？

（雲之凡點頭，微笑）

（兩人靜靜的望著水裏的燈）

（雲之凡感到一陣涼風）

雲之凡

天氣真的變涼了！

（江起身，關切的將自己身上圍著的圍巾拿下，站在雲的身後，替雲圍上了）

雲之凡

（用手感觸著圍巾的溫暖）這個夏天我過得好開心，想到前幾年打仗的時候，怎麼樣也不會想到還會有這麼好的日子。你看到處都充滿著希望……就像我們

兩個一樣，你說對不對？

江濱柳

(輕聲的，仍唱著)

「……追尋那無盡的深情、
追尋那永遠的光明。」

(江雙手搭在雲的肩上，深情款款的搖動著鞦韆)

(二人靜靜的看著夜景)

雲之凡

濱柳，我回昆明以後，你會不會寫信給我？

江濱柳

我已經寫好一封信給妳。

雲之凡

(驚奇)真的？

江濱柳

而且算好了時間，直接寄到妳昆明老家。妳明天早上坐船——隔十天——到了

昆明——一踏進家門——妳剛好就會收到我的信！

雲之凡

(微笑、不可思議)你沒騙我？

江濱柳

但是……我沒有寄(善意的惡作劇的笑起來)。

雲之凡

(也笑)那你說那麼多幹什麼？

(江從口袋中拿出一封信，半蹲在雲的跟前，將雲的手拿在自己面前，把

信放在雲的手心上)

江濱柳

這樣我就確定它到妳手中。

雲之凡 我現在可以拆開來看嗎？

江濱柳 回家再看！

（雲明白了江的意思，把信放到自己的口袋中）

江濱柳 （回到自己的鞦韆上）之凡……

雲之凡 嗯？

江濱柳 好想念昆明。

雲之凡 有時候我在想：你在昆明待了三年，而且還在聯大念書……真是不可思議！我家離聯大那麼近，我怎麼會沒有見過你？我們在昆明不認識，跑到上海來才認識——這麼大的上海，要碰到還真不容易！

如果我們在上海也不認識，不曉得會怎麼呢？

江濱柳 （篤定的）不會的！我們一定會在上海認識！

雲之凡 你那麼肯定？

江濱柳 當然！我沒有辦法想像如果我們沒有在上海認識的話，生活會變得多麼空虛。

（兩人對望，同時驚覺這是一個多麼神祕的事情）

江濱柳 你知道，我們就算在上海沒有認識，在十年之後，我們在（想）……在漢口也會認識！如果十年之後在漢口沒有認識，那麼三十年後在（想）……海外也會認識的！（篤定的）我們一定會認識的！

雲之凡 可是那樣的話，我們都老了，那還有什麼意思？

江濱柳 老了也很美呀！

(兩人眼光彼此相視，各坐各的鞦韆，默默地相望)

雲之凡 濱柳，你把眼睛閉起來。

江濱柳 幹什麼？

雲之凡 你不要問嘛，快把眼睛閉起來！

(江閉上眼睛，雲從一個紙袋當中，拿出一件毛衣，披在江的身上)

(江睜開眼、表情意外)

雲之凡 我今天到永安公司看到這毛衣，就想，你穿起來一定很好看！

江濱柳 (不知如何是好) 這……(脫下毛衣，看著) 要花多少錢呀！

雲之凡 你不要管錢嘛！快穿上試試看，合不合？

(江脫下原來穿著的西裝外套，換上毛衣)

江濱柳 (驚喜仍舊) 這……真是的！

雲之凡 (邊為江弄妥毛衣、邊打量著) 你看！剛好吧！

(江也打量著穿上毛衣後的自己)

雲之凡 我回昆明的時候，你可以常穿，也可以常常想到我。

(回到自己的鞦韆) 我還替我妹妹買了兩雙玻璃絲襪。昆明的玻璃絲襪好貴。

我替我媽媽也買了兩塊衣料……

(雲說得歡喜之時，江忽然的落寞起來)

江濱柳 (傷感的) 回家真好！

雲之凡 (並未查覺江的情緒轉變，快樂的說著) 是呀！勝利以來，這是我們家第一次

大團圓！連我重慶的大哥大嫂都要回來。想起昆明的過年就好開心，一屋子鋪著松針，那個味道才叫做過年呢！(說得忘情了) 濱柳，我從昆明回來，帶山茶花給你，好不好？

江濱柳 (仍傷感) 回家真好……

雲之凡 (發現了江的傷感) 你怎麼了？又想家了？(勸慰) 總有一天你可以回到東北去的！東北又不會永遠是這樣子的！

江濱柳 東北不是說想回去就可以坐火車回得去的！

雲之凡 (走到江的身邊) 總有一天你也可以回到東北過年嗎！(愈說江愈難過。雲蹲下拉著江的手) 濱柳！戰爭已經過去了，這年頭能夠保住性命就不容易了，幹嘛老想些不愉快的事呢？

江濱柳 有的事情，不是說忘就能忘的！

雲之凡 可是你一定要忘記呀！你看我們周圍的人，那一個不是千瘡百孔？

江濱柳 有的事情我們這一輩子沒有辦法忘得掉的。

雲之凡 (耐著性子，像哄一個孩子) 可是你一定要忘記，一定要學著去忘記！

江濱柳 像這段時間，我們兩人在一起，我們會忘記嗎？

雲之凡 哎喲！我又沒有叫你忘記我們之間，我是說那些不愉快的事——戰爭，逃難

……你一定要忘了，才可以重新開始！好不好？

(江情緒漸漸平穩)

雲之凡 等我從昆明回來就要去看房子。

江濱柳 對！我們去找個房子，找個價錢便宜，交通方便的房子。一定不好找，但是我

想，我們一定會找到，對不對？

(兩人向前望著，想著未來的種種)

雲之凡 (少女的幻想) 濱柳，如果全世界讓你選的話，你會選擇住那裏？

江濱柳 我？

雲之凡 嗯！全世界！

江濱柳 上海不夠好嗎？

雲之凡 我跟你說，二十八年打日本的時候，有一次聽說第二天有一百多架飛機要來轟

炸昆明。一夜之間，整個昆明市都逃光了！我媽媽帶著我們逃難，從滇池出發，到高橋……從高橋連走了兩天的路，到了一個好特別的地方(進入回憶中的完美)，一山的野花，那兒的人說的話我們聽不懂，可是他們都對我們很友